

再規律

翻過身子，眼球不覺轉動幾圈，睜開眼，太陽早已瀰漫整個房間。現在是幾點？我不知道。房間外沒有洗衣機的聲音，推敲是十點吧。今天是幾月幾日？不在意了。只需知道現在是 2021 年。

過去的這個時間，我已進到學校，或上課，或工讀，閒不下來的。如今待在家裡，我快不知道能做什麼。期末報告完成了，學校工讀暫停了，所有時間完全是自己的。書櫃上的書翻了又翻，之前沒看過的，都看完了；之前看過的，又讀了一遍。戲劇電影清單還有一長串，五月以來的發票接在一起，似乎沒有比它長，未來的時間還更長，沒有盡頭。

五月初，網路上還有人說：「看好了世界，臺灣只示範一次，如何在兩週內，解除三級警戒。」起初還能振奮人心，四週、六週、八週後，卻未見跡象，口號倒先淪為笑話。當初高喊這句口號的人，現在都消失了。只留下這段文字，任人恣意修改，十週、十二週都不意外，都是敲打鍵盤，刪除也不留痕跡。此時此刻能做的事，似乎只有維持生活，不再頹廢。

政府公告三級警戒時，我彷彿也這樣想，不能頹廢，這點想法倒是挺堅持的。從學校偷來的時間，可以讓我劃掉一些待辦事項。原本擱置的論文摘要，現在都可以動工了；還空白的期末報告，現在可以構思了；陳列在書架上的書，現在可以慢慢讀了；條列稍長的電影清單，現在可以看了。我還可以學日語、學吉他，省下通勤的時間，可以做更多事。現在除了視訊上課的時間，其他都是自己的。有些教授預先錄完影片，能夠隨時聽，隨時暫停。一切生活都變得愜意。為了不讓自己頹廢，我一樣設鬧鐘，上午九點起床，刷牙，吃早餐，接著就做該做的事。十二點，吃午餐；兩點，看記者會。我克制自己保持規律生活，就怕解除警戒後，要調時差。

五月白天的生活幾乎都在視訊會議室中度過。平常下課都是直接離開會議室，只有星期四下午五點，課程結束後，我們還會留下來聊天，或是玩線上桌遊。這幾乎是我唯一的社交活動。距離晚餐也還有一段時間，我們都是下不了廚房，只能坐廳堂的人，聚在一起正好可以消磨這段空白時間。三級警戒也未訓練我們成為小當家，因為家裡已經有廚藝精湛的人為我們打理三餐，時間到了，坐下來，就可以開動。晚飯後，寫一點期末報告，看一些 YouTube 影片，背個五十音，洗澡，差不多可以睡了。

這種生活規律維持到六月初。工讀都暫停了，課程都結束了，線上考試完了，期末報告交了，頓時外務全消失了。過去一個月還能夠在雲端見面，現在卻只剩下文字訊息。面對平時交情不夠深的朋友，不太可能突然打視訊電話給對方，打了也不確定對方是否忙碌，通了又怕不知道要開什麼話題。過去在學校每天面對面聊天，就算沒有話題，也會硬吐出一些字。兩個人如此，一群人也是如此，每個人都怕空氣凝結。現在在雲端上，變得遼闊，無話可說也就不必硬擠，硬擠話題反而尷尬。我每天面對的人只剩父母。

白天父母坐在客廳，電視成天放著《請問今晚住誰家》、華視新聞、大愛劇場、記者會、《我愛冰冰秀》，日復一日，竟也成了規律。我坐在佛堂前面，用我的電腦，點 YouTube。家裡沒有書房，我也沒有自己的房間，只能坐在佛堂前，與電視機保持些距離。想要讀書，還必須戴上耳機，隔絕那些主持人的言語。十一點，父親又會命我起立。燒香時，佛像前面是不能有人坐著的，父母認為這是大不敬。我也只能起身走走，看看無車無人的外界，又坐到客廳電視機前，至少電視裡還有人會動，雖然都重複以前的動作。

下午，我一樣坐在電腦前，父母親一樣坐在客廳，複製早上的動作。點開出口日語，看到老師在影片上寫「日本へ行きます。」才想到自己已經一個月沒有出門，上次出國還是在六年前，前一年出國的計畫還泡湯。現在這句話出現在《大家學標準日本語》裡，紙張變得格外刺手。於是拿起手機，點開 Facebook，看見許多朋友的大頭貼都換成在日本的照片，又搭配「ありがとう」，才知道日本捐疫苗給臺灣。這些動態提醒我，快認真學日語，或許年底可以出國，日語就能派上用場。當我摘下耳機，又是主播與記者的聲音，新聞和其他節目一樣，不斷重播。喜事值得大肆宣揚，悲報更要戒慎恐懼，都必須植入觀眾的腦袋。

電視的聲音要到半夜才會消失。晚上十點，父母親都睡了，此時我才能抓住一點寧靜，至少沒有人聲。馬路上還是有少量汽機車的聲音，和樓下檳榔攤的音樂，但是我足以專心。過了十一點半，車都回家了，店都打烊了，我才能享受更多安寧。直到十二點，父親起床上廁所，才再次出現聲音：「這麼晚了還不睡嗎？」我只是想貪圖更多的靜謐，畢竟天一亮，電視又開啟，難以靜心。原先十二點左右就會入睡，現在則會拖到一、兩點，因為隔天也不需要出門，早起晚起也不是那麼重要的事。

隔天上午九點，我還躺在床上，隱約聽見開門聲，是母親進房間拿衣架。她習慣開著門，方便晾完衣服後，掛回剩餘的衣架。此時，電視的聲音飄入房間，

是主播的聲音，她正在說昨天日本捐贈疫苗的事，又說 AZ 副作用強烈，接著報導 AZ 致死案件，這個順序和昨天相同，就像沙拉、主餐和甜點，有送餐的規律。門蓋上後，我繼續躺在床上，貪婪房間的冷氣。出了房間，除非等到燒完午香，否則只能流汗。十點是最適當的時間，再等一個多小時就可以繼續吹冷氣，母親也不會進來打擾。多一分鐘，她就會進來關冷氣。雖然打亂了作息的平衡，還是進到另一種規律。

起床後又是吃早餐、等午餐，坐在電腦桌前、等晚餐，即便作息出現時差，空腹與果腹之間，仍然規律。吃是唯一規律的通則，時間在跑，彷彿自己也跟著運動，時候到了，肚子還是會餓。吃不像睡，就算覺得疲累，也不一定睡得著。吃，隨時隨地都可以，就算肚子不餓，還是可以進食。只有進食，才會覺得時間往前走。現在點開 YouTube 和 Netflix 都已經不知道能看什麼，雖然自己手中的電影清單還很長，但是害怕真的看完以後，三級警戒還沒解除，就會失去生活目標。我抬頭看父母，他們一樣坐在客廳長椅上，開著電視當作背景音樂，一個滑手機，一個看網路小說。他們的身體裡彷彿有裝時鐘，時間一到，就會離開椅子。

三級警戒的作息不需保持，也自動規律。家裡的每個人如同被時鐘綁住，固定的時刻就會出現在固定的位置，一個多月以來，似乎也留下殘影。父親十一點出現在佛堂，母親十二點出現在廚房，三個人兩點聚集在客廳，隨後我又回到佛堂的電腦桌前。每一時每一刻，都是一根釘子，將人固定在該有的位置上，做同樣的事，甚至發出同樣的聲響，彷彿時間沒有前進，只是繞著同心圓轉。

時針又轉了兩圈，只剩下秒針可以猖狂，但是我快要忘記專心的方法，仍舊滑過沒有興趣的動態，凝視 YouTube 首頁發呆，直到父親起床上廁所，催促我睡覺。我才進房間，房間已經充滿打呼聲，就連剛躺下的父親，也加入伴奏。我只能趁他們暫時停止打呼時，迅速入眠。

連續兩個月，一天 22 小時，我與父母的眼神不時交會。客廳與佛堂只靠書櫃分隔，稍微抬起頭，我就能看見父母的姿勢與神情，甚至連他們臉上的皺紋都非常清晰。晚上還能透過窗戶，反射我的動作。我完全可以體會「老大哥正看著你」。過去還能帶著電腦到學校、咖啡廳或是其他地方，暫時擺脫父母的掌握。網路再發達，也比不過實體，只要人在外面，就可以不必理會父母的關心。回到家再更新自己的心情，面對父母。現在只剩下一個空間，喜怒哀樂都被迫塞進同一個地方，像是《型男大主廚》裡不會做菜的來賓，恣意拿幾罐調味料和水，搶救失誤的味道，最後變得不是滋味。所有規律只剩下白天和晚上，餓或飽，睡或

醒，還有不變的是期待解封的那天。

接連幾日上午，在半夢半醒之間，聽見引擎聲越來越紛雜，似乎離解封的日子不遠了。辦公室也釋出消息，需要學生回去值班，我才能夠合理地走出家門。坐上機車的那刻，又覺得一切都不再真實，對自己的車也感到陌生，彷彿未曾考過駕照。口罩內自由的空氣，似乎讓我擺脫規律，總算可以面對嶄新的一天。